

讀左補義

讀左補義卷二十七

四明 姜炳璋 題

受業毛 昇增參

男

埭 按

襄公四

經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

劉孔疏出因與盟故書其盟地猶晉侯與公出盟于長檮也

劉魯城外之近地許氏曰盟不在國崇向戌故公踴甚矣

○劉夏逆王后于齊非齊侯故書名疏云天子無外所命則已

成后矣故不書逆女劉王季子承地夏康公子○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

遇魯地書至遇公○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備○秋八

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

周子齊景更
晏子之宅晏
子之之蓋君
臣相合以義
可據理以平
若獻子之子
兄弟和合以
恩難重行自
逆就到不敢
開其無一刻
不體貼兄弟

侯周卒

公彪立

十有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莊十一年齊之聘見

孟獻子尤

責過

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

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聞非也傳言獻子友

朋友之切偲兄弟之怡怡皆溢於楮墨之間或謂獻子當

引過歸已是友以誠規而吾以僞應也何以爲獻子

官師劉從單靖公逆王后子齊卿不行非禮也天子官師非

過魯告昏故不書單靖公天子不親昏使上卿

遊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胡傳官師士也

楚公子午爲令尹代子公子罷戎爲右尹薦子焉爲大司馬

孔以艾世本爲艾孫叔敖兄焉艾之子是叔敖兄子也

皮公子素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子爲莫敖

斷

應靖國人

孫云卷耳詩
如此解必是
從前傳本

西云詩寫與
是處敘事相

配

公子追舒莊王子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廐尹。以

靖國人君子謂楚于是乎能官人。陳說傳言官人國之急也。

能官人則民無憾心。無貺觀以求幸。陳云服虔以連尹為射

豈得為官人乎。官名臨時詩云嗟我懷人。寔彼周行。能官人

也。詩周南也。寔置也。行列也。周偏也。詩人嗟嘆言我思王及

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言自王以下諸侯大

夫各任其職。則是詩人周行之志也。甸采衛五服之名。天子

所居千里曰甸。其外曰侯。服大夫曰甸。服次曰男。服大夫曰采。服

次曰衛。服五百里為一服。不言侯男舉也。

楚人之所謂賢能者。大率皆攻城掠地。翦滅小國者也。公

子午於楚。無赫赫之功。而傳謂楚於是能官人。蓋聖人於

楚。固不以善戰殘民者為勇。而以養兵息民者為賢。子庚

奉。敬。于。子。襄。而。置。卿。不。爭。諸。侯。無。事。傳。之。所。深。予。也。故。特。
書。曰。以。靖。國。人。所。予。在。靖。民。則。所。貶。在。殘。民。皆。體。經。義。爲。
之。楚。子。能。官。人。而。子。襄。爲。令。尹。楚。國。以。靖。晉。侯。不。能。官。
人。而。荀。偃。將。中。軍。亂。賊。公。行。此。與。繻。上。之。蒐。相。對。而。晉。爲。
楚。役。之。幾。已。伏。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風在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

之故納賂于宋三子之父皆爲以馬四十乘百六與師拔師

慧慧其名也三月公孫累子爲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

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放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實諸卡

子罕以司卿人三人也三人堵女父師慧過宋朝將私

臣私小其相相師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

湯云三人也
成上卿領下
以人字
湯云是則朝

武

請而歸之。

言平罕能以通國傳
終十年盜殺三郡民

之逸於

輕於淫樂之輩

夏齊侯罔

成賦于晉故也

不長主於他國者拔死字不而
義如王貳于城鄭貳于楚則言親

則昭
言也
離此
迤邐

於是平城成郭也

秋邾人伐

我南園才畝千畝齊苗求伐故邪亦效尤而使告于

晉晉將爲

晉侯有疾乃止冬

晉悼公卒

遊不克會

今夫強吏最
樂守其財故
其政而使復
時侯得所人
亦得生便是
宰相安民之
學

荀偃爲政諸侯多貳故莒先伐魯齊復國成邾又伐魯南
鄙經屢書之著晉霸之衰也

鄭公孫夏

子如晉奔喪

子靖送葬

言諸侯畏晉故卿共葬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

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

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人各有其寶二精首

而皆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爲所害納此以請死也請免死

子罕與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攻治也富而後使復其所

焉得

著子罕之賢也傳以子罕之不貪爲寶爲諸侯君臣標準

正爲後半部晉臣贖貨失罪反照

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族。

堵，女父之族。

之妻而歸諸范氏。狗娶于晉，范氏鄭人，既殊。

女父，畏狗，因范氏而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絕之，傳言鄭之有謀。

此時荀偃當國，范匄比偃易職，以非收鄭執政，以此絕亂本。

經

甲辰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莊，歷貽月。而葬速也。三月公會

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淇

梁。不齊高厚，遠歸也。按淇水名，附雅梁莫大于淇梁。淇梁，水隈也。今濟源縣西北，梁山有白澗水，即淇梁也。戊

寅，大夫盟。趙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遠歸，故遂自共盟。難澤會，重序諸侯，今此間無異事，即上諸侯大夫可知。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二國數。齊侯伐我北鄙。齊東。夏

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

宋人伐許。按大夫不得先請，侯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

退楚之使
從楚暗出
並女公一
生
在職德悼
公
一生在職
已不知
厥終夫而
本只是
陳而食下
伯子此

大零遇。冬叔孫利如晉。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公莊悼卽位羊舌肸叔為傅士代

遇張君臣張老為中軍司馬父其祁奚韓襄無忌欒盈士鞅

為公族大夫大夫去中軍計為公族虞邱書為乘馬御代程

敗服條官孫于曲沃既葬以喪條官還賢能曲沃晉祖廟

主今晉時月葬作上而燕祭傳警守而下會于梁順河東

言著將有梁之禽也連其警守而下會于梁順河東

下葉石林日何偃之禽也連其警守而下會于梁順河東

春林惡大夫項甚于梁也命歸侵田取之田以我故執和

宜公蒍犁比公不書以魯子誘晉為魯討之芳解其返國且曰

通齊楚之使公命歸侵田取之田以我故執和

政也然使田之利多入強家故假句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

以討卿莒為勢而公令卒不使行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

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各從義類齊高厚之詩不類飛心

故在大夫自
使諸大夫皆
平公之命也
命非也

故疏云歌古詩各從其思好之義類高厚所
歌之詩而不取思好之義類故曰齊有賦心荀偃怒且曰諸
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齊爲大國高厚若
從者陳傳爲齊於是叔孫豹荀偃宋向戎衛甯殖鄭公孫
晉交惡趙本於是叔孫豹荀偃宋向戎衛甯殖鄭公孫
張小知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自曹以下大夫不古故傳舉
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按平公命大夫盟高厚荀偃公
命大夫盟哀僭也然有盟高厚之命而無自爲盟之命厚逃
歸可以不盟而自爲盟故曰大夫皆不臣也

晉平欲繼乃父之業則當仍其善而改其不善悼公之善
者莫如圍彭城討魚石三駕服鄭而薄賦逮鰥尤伯之基
也其不善者莫如定衛黜獎賊臣而任用荀偃其亂之本
也伐秦之役齊人在焉自衛行奔齊至戚之會而齊不至
蓋受行之怨而義憤於出君之林父也豈獨羽毛之微哉

荀孟晉人歸
有以諸侯之
帥伐許只半
句頃仕相干
下女旁筆寫
足左氏慣用
去

然則猶未列於會也。平公嗣位。改服脩官。未聞善政。而漢
梁十國竟列衛侯。是不繼父之善而成父之惡也。試思剽
之篡國。以視祁苞之擾隣。孰爲輕重哉。齊使覲會。而崇右
賊臣。擅執小國。宜其不服而逃歸也。起處大書葬晉悼
公。是新喪值五月耳。而大宴樂賓酒酣起舞。聞樂不樂之
謂何。意高厚見及此。而以詩諷之。故與宴樂之意不類。
許男請遷於晉。許欲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陳繆孫時大
不可以晉人歸諸侯。唯以其師討許之不肯遷。經墓悼公置
有爲也。晉人歸諸侯。許不同以得許無益而徒犯楚怒爲失
鄭之患也。今平公授鄭伯之。鄭子蠆聞將伐許。遂相鄭伯
從諸侯之師。故其君親行。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
荀偃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夷平也。補正傳氏口不使鄭伯
夷于大夫也。按夷等夷也。傳說

成侯許

甚得傳意。夏六月。次于榑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榑林函氏皆許地。

晉荀偃樂懸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晉師獨進揚梁楚役在十二年。

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湛水東入汝。楚師敗績。晉師

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許木遷故。稱注。傳言紀所以但

許知伐許非晉意也。猶人以虐小國者志荒矣。

許爲鄭偪請于楚而遷葉。晉平卽位執郟莒。紆魯患。許之

君因又求遷於晉。而許大夫灼見晉霸之衰。終不如楚之

足以庇已。故晉爲許召諸侯。而許反却之也。然荀偃伐許

傳兩言次之。特許之成不欲入許。猶見慎重之意。其伐楚

也。敗其偏師。晉未有不以告諸侯。而夫子削之何也。前四

年楚一侵宋。晉不敢救。而是時楚不侵鄭。復不敢許。忽報

其○使○宋○之○役○夫○弑○君○與○猾○夏○義○孰○爲○重○以○中○國○之○手○刃○其○
君○者○帥○諸○侯○師○而○問○蠻○夷○之○猾○夏○可○乎○哉○經○所○以○削○之○也○
宋○襄○伐○楚○欲○繼○齊○桓○之○畧○雖○敗○而○聖○人○諒○其○志○苟○偃○伐○楚○
不○得○爲○問○罪○之○師○雖○少○勝○而○聖○人○畧○其○功○此○經○之○權○衡○也○
秋○齊○侯○○齊侯○魯孟氏○伐○魯○孟○孺○子○速○莊子○速○微○要○之○齊○侯○
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魯○陘○而○還○
觀○塞○海○陘○知○所○云○微○之○者○在○海○陘○之○地○矣○扼○陘○拒○齊○齊○無○
能○爲○故○去○之○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再○晉○人○口○以○寡○君○之○未○禘○祀○
之○吉○祭○三年○喪○畢○與○民○之○未○息○新○伐○許○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
之○朝○夕○懼○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

周王政之廢
卻在周王力
勝之猶疑路
不則豈可置
時從事以爲
遷延非以惑
惑解也

淵

領西望曰庶幾乎來救晉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
子賦圻父詩小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賦圻父爲王爪牙不脩其職獻子曰偃
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憂及此見范宣
子賦鴻雁之卒章詩小雅卒章曰鴻雁宜子曰句在此敢使魯
無鳩乎鳩集也如鴻雁卒章所云乎

齊二年之間三伐魯且欲撓晉晉之間罪宜何如急也奈
渠梁之會諸侯兵力敝於伐許晉力復敝於楚晉人言民
力未患自是實情未禱其託辭也夫楚與許俱不爲害無
故興師雖欲問齊之罪而不能此偃之悞也偃曰偃敢不
從執事句曰句在此從前鄆臣對鄭國之使每提出寡君
無自以爲功者至此風又一變而大夫顯然無君矣

天經地義
其久矣
其人也
其人也
其人也
其人也
其人也
其人也
其人也
其人也

乙巳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杜解宣公也發

此齊卒晉人救之也。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石買帥師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將書大夫始此。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宋人伐我南鄙。

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五。陳大夫。宋也。宋

不設戰詳說宋自襄公以來與楚為鄰。楚也。宋也。宋

伐陳為晉也。宋恃楚也。宋也。宋

衛孫蒯之子田於曹。越竟飲馬於重邱。也。毀其瓶。重邱人

開門而詢焉也。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君在十四年。是

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邱。非。按詢

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邱。非。按詢

而水心然

焉云可見夫

以爲名之仍

也然此車仍

未得而而去

未知齊侯何

以欲齊侯何

以欲齊侯何

以欲齊侯何

以欲齊侯何

以欲齊侯何

以欲齊侯何

以欲齊侯何

以欲齊侯何

以欲齊侯何

以欲齊侯何

以欲齊侯何

以欲齊侯何

以欲齊侯何

以欲齊侯何

以欲齊侯何

之者其曹人愬於晉爲明年晉人

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前年圍郕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高厚圍臧紇于防臧紇邑也故吳日犯衆怨同圍其側幾亡

師白陽關泰山東接今山東寧陽逆臧孫至于旅松魯師與

責不敢耶叔紇叔梁紇時臧賈其弟帥甲三百宵犯齊師

至防而復臧紇子旅松而復還守防齊師夫之失臧齊人

獲城堅臧紇子旅松而復還守防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自殺堅禱首曰

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代扶其傷

而死言使賤人來唁已是惠賜不終也衛奄人故

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齊未得志于

朱華閱卒華臣閱之弱之舉比子之室使賊殺其宰華

朱華閱卒華臣閱之弱之舉比子之室使賊殺其宰華

朱華閱卒華臣閱之弱之舉比子之室使賊殺其宰華

朱華閱卒華臣閱之弱之舉比子之室使賊殺其宰華

朱華閱卒華臣閱之弱之舉比子之室使賊殺其宰華

朱華閱卒華臣閱之弱之舉比子之室使賊殺其宰華

朱華閱卒華臣閱之弱之舉比子之室使賊殺其宰華

朱華閱卒華臣閱之弱之舉比子之室使賊殺其宰華

朱華閱卒華臣閱之弱之舉比子之室使賊殺其宰華

朱華閱卒華臣閱之弱之舉比子之室使賊殺其宰華

宋諸國何
以生華臣之
變而戍之

汪云爲過物
作引

爲盧心入

與賊六人以鉞皮反殺諸盧門宋城左師之後合向城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果此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吳曰界也余而大壁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逕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孔疏服虔云蓋覆黃左師爲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驍臣孔疏服虔云馬驅也自爲短策過華午國人逐疾狗疾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見逐狗而驚走謂述述華臣奔在秋而傳記其事在冬且詳其日月杜湖以始作亂來作非也由左氏所據藏籍或追錄傳事日月外乃不與孫合傳始仍之以爲傳疑之義不得以從杜爲附其傳記在前而經書在後者乃可言從赴耳他微此〇既居世反

傳叙華臣出奔罪向戍也臣祗賊六人殺華吳於左師宅

現身說法

向云非特安
西亦以安民
美特全君事
以全已

後討賊甚易。乃始則向賊丐命。繼乃曲法庇奸。飾說以愚其君。陽惡以文其短。卒之不運於左師。而逐於疾狗。彼此相形。勝於訶詈。向成傳華元衣鉢。合晉楚之成。使晉弼掃地。天下無王。傳以爲心術。暖昧自昔然矣。

朱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

周十一月今九月收金時

子罕

請侯農功之畢。公弗許。

築者謳曰。澤門南門。

宋東城

之哲實興我

役。皇國父白甘而居近。

邑中之黔實慰我心

邑中黔音琴

子罕聞之。親執扑杖。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

皆有闔廬。以辟燥溼寒暑。

闔廬門戶開塞

疏云月令仲春脩門戶開塞。疏云月令仲春脩門戶開塞。疏云月令仲春脩門戶開塞。

是開爲門。所以開塞也。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

事。退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誼。有祝。福之。

也。退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誼。有祝。福之。

也。退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誼。有祝。福之。

也。退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誼。有祝。福之。

也。退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誼。有祝。福之。

言之。本也。傳善子罕分誇。宮絕要。八分誇。便非。

傳著子罕之賢也。區區宋國。妨農疲民。祝詛並作。皆不堪也。東萊以爲不必分誇。是也。子罕所言。乃士大夫處亂世之方。

齊晏桓子卒。晏嬰嬰龜。箠斬。不葬之也。纁在。直經帶。杖。管

屨。直麻之有子者。取其盛也。杖。竹杖。昔屨草屨。按孔疏。麻在

之下。杖。以竹爲之。食。鬻居。倚。廬。寢。苦。枕。草。此。雖。與。土。夷。唯。枕

草耳。然。枕。由。亦。非。喪。服。正。文。王。論。云。夏。枕。山。冬。枕。草。其。老。曰

非大夫之禮也。時之所行。士及大夫。大。統。服。各。有。不。同。其。子。曰

唯卿爲大夫。晏子惡直。已。以。斥。時。失。禮。故。解。曰。器。當。家。老。稱

大夫之禮。子自言已。乃大夫也。說士故不當用。大夫卿

父母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惟嬰蓋禮。故傳特書以表其賢。至遜詞於其家老聖人則不然。入太廟每事問。謝或人曰。是禮也。

經

丙午十有八年春。白狄來。不克。行期。○夏。晉人執衛行人。

石買。

石買。即。是。伐。衛。者。其。為。行。人。之。使。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國。○秋。齊師伐

我北鄙。

不。害。齊。侯。齊。侯。不。入。克。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盟。齊侯。數行不義。諸

侯。同。心。俱。圖。之。

曹伯負芻卒于師。

○子。武。公。昨。立。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

十八年春。白狄。

之。解。狄。之。別。名。始。來。持。故。曰。始。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於長子款。孫蒯於純留。不書。非。屬。

山西。為曹故也。

前。年。衛。伐。曹。劉。德。晉。能。知。石。買。之。伐。安。府。為。曹。故。也。曹。為。惡。未。能。知。孫。蒯。之。還。君。為。惡。也。

之罪而主人無缺者之過

汪此亦戰
按漢晉一
六也而意
守過則信
處所以公之
之所以公之
之所以公之
之所以公之
有胎主法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獻子

所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

按今山西清源縣有梗陽故之巫泉并見之他日見諸道與

之言同巫亦夢見獻子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于東方則可

以逞故勸使快意伐齊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

朱絲係玉二鼓雙王曰我而禱曰齊環名公怙恃其險負也

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虛神主神主民也謂數曾臣彪名平公將

率諸侯以討焉天子不得言重臣蓋離以如神耳其官臣

之臣假名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遊官臣假無敢復

濟以死自誓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按此時晉侯殺將

之尊此又伐國皆師之變也冬十月晉於魯濟謀築之

齊侯同伐
本非同欲

前七字甚合
當日事機

從是子先
脫結一筆

覽山夾持
妙知從心
二字來

晉師之衆
且盛楚而

言同伐齊盟日同討不庭齊侯禦諸平陰按今屬平陰防門而

守之廣里平陰城南有防門有門于門外作壘橫行廣一里

國齊於風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足為險防門不弗聽諸侯之

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皆析文子齊大夫曰吾知子敢匿

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齊人魯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

東言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

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不能

久敵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按小山東肥城縣西北有晉人

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將逐斥也

以爲陳故開使乘車者左實右偪以旆先也旆以衣履爲人形

與曳柴而從之以揚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旗纛歸丙寅

公者去都邑
實則師之
有原法實事
而者人三卡
只作虛聲奇
幻不可捉摸

人平論從從
齊師將十二
國兵勢其大
有聲於非風
沙衝決恐索
道則二子之
壽亦不可得

前卷第二十七

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鳥○之○聲○樂○齊○師○其○遁○鳥鳥得

樂○邢○伯○晉○大○夫○告○中○行○伯○獻○曰○有○班○馬○之○聲○夜遁馬不相見

齊師其道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道○按齊師夜遁

樂則清晨時也○曰○班○馬○之○聲○潮其宵時十一月丁卯朔入平

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此衛所殖綽郭最

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奄人殿師故以爲辱臣傳夙沙衛齊

奔師而終殖以爲辱○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馮于隘以塞

道○恨二子故塞其道使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

夾脰也○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不止復欲射顧曰

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言必不殺乃弛弓而自後縛之也反縛

兵○則○此○是○州○綽○弛○弓○也○其右具丙州綽亦舍兵而縛郭最皆

以魯衛請攻
險提延而一
路次據有克
者有不克者
有後者有先
者有門竹如
急風驟雨解
忽之間使人
日响而動樓
之皆成見敵

鉅大子郭
口中指出
字誤按通
自甘至尾

矜甲不解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
險固城已卯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莒城東南乙酉魏絳
樂盈佐下軍以下軍克邾平陰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
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夫伐雍門之莒莒武及之共
齊城門范鞅門於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於門中殺犬示
孟莊子速斬其楫木名以爲公琴已亥拔雍門及西郭
南郭劉難士弱大夫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
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齊西州綽門於東閭齊東左驂迫
逼於東門中以故提馬數闕門不也數其齊侯獨將走郵棠
今即墨縣南有甘大子與郭棠夫扣馬曰師速而疾畧也
宋祁即古棠無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

可以此一字
該之則香何
皆服齊不過
圖齊而已

短

失乘君必待之將犯之

犯開而行

將大子抽劍斷鞅乃止

音廣

甲辰東侵及濮南及沂

得款晉師之是

水名陳懿

自古無弑君之惡而可以功蓋者偃以厲公挫齊敗楚武
功最著故欲以伐齊較魯之功慰故君之心寬弑逆之惡
此用師之意也通篇以畧字爲主而對面却是無勇之齊
侯否則連畧亦不可得也首段同伐齊以上偃窮而反本
妖夢見告如後世沈約夢齊明帝斷其舌者則首陳於前
無足異也此時正值魯使請師而死期將至詎能久待利
在速疾成功以讎生平隱愿觀其沈玉於河以死自誓早
爲畧字伏根次段至坐中軍之鼓下此初圍齊也偃志在
連疾齊以堅壁固壘之可以不戰而却乃齊侯未過六

敵聞十二國之師便已落胆作壘防門爲辭窺破故士句
說辭愚敵齊侯望師輒驚三層喜色相告不是寫晉臣之
明見齊固畏晉晉亦畏齊今日之道田靈之無勇致之也
二子見獲聊以示威總爲畧字作案晉人欲逐歸者至數
闕此正爲國齊也攻險卽攻夙沙請守之險邑衝敵者也
七日克京茲十有一日克郛圍廬不克頓兵卽當克之而
偃不及待速撤師同圍齊三日間焚門焚郊焚申池徧及
東西南北極寫師速而疾又恐人窺破因以伐萩殺犬斬
櫛數闕示以從容而不知早爲太子及郭榮指出伎倆也
末段齊侯驚以下見無勇之齊侯方欲逃死而速疾之晉
師已將退步點出略字覺自出師至將總不出此結二語

楚人伐鄭
子孔欲起
庚子子庚
楚師來

見兵威迅速而晉氣已盡明年晉揚傳云晉侯先歸又云
未卒事于齊皆補結此篇畧字意也齊侯之虐魯四年間
四伐都六國邑有可伐之罪而荀偃欲驟此選功要諸侯
之不盡同者同圍齊而齊終不服也徒爲暴而已安得有
尺寸之功哉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

欲專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

庚子子庚弗許

許者與也子孔弗許則鄭師不爲傳

日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

大孫無陽豚邑告子庚曰國人謂不

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

不從禮將不能死先君之業死

位於今年師徒不出人

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

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

以息民爲志先君是其備夏主意子

不經用兵
正所以利社稷也

子孔是楚師
王人一路
驍騎不敵
放乎爲之
緣宋見主人
也

大雨大雨也
大雨降楚師

庚款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

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書其難易也若可君而繼之不可

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北有

汾南開封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公孫從子伯伐齊子孔

子展子西守二子子西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完城郭子孔

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在汝地今右師城上棘遂涉

頻次于旃然之備按上棘今在西州南旃然水名爲退焉子馮

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於雍梁齊魯子雍右回梅

山在榮陽東北今鄭侵鄭東北至於蟲牢而反子庚門於純

門信再宿於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故言涉漢音姓水

甚雨及之孔楚師南行有大雨楚師多凍役徒幾盡子庚

而南及之二
字兩極有重
此段立人
前篇而叙此
為楚師斷結
以原半收見
楚子不德而
貪子孔不德
而知皆天道
所不容也
陳云師曠射
南風而知楚
師無功史遷
作傳特而知
兵械尤重則
律與兵二子
乎之微乎微

前篇之二十一
上不至沮君下亦不大敗
楚師亦見盡忠體國處
不害吾驅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南風音律故曰不競
也師曠唯歌南北風多死聲林彪多為楚必無功董叔曰天
者臨晉楚之強弱多死聲林彪多為楚必無功董叔曰天
道多在西北歲在不辜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孫云此年
日多在西南歲在不辜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孫云此年
西北多在南師不時必無功觸歲月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天
言時地利不如人和技傳
楚子貪暴是以無功
前篇同國齊諸侯帥師在齊楚固戰晉之不及救鄭而鄭
伯之不在國也外患內變一時伺間並起子展子西之功
良不為小親篇中揀子蟬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句可見
末用師曠等三層作結與前篇師曠之告一釋者想見荷
偃此時齊事未終楚師又告未能恤魯又將失鄭其倉

皇故師曠等解之以安其心。且以安鄭伯之心也。方知前篇圍齊一段伐莒殺犬故示從容。正如吳子黃池之會。聞越師入國。分外侈張。其中實驚遠之甚也。說者謂圍齊一篇當與後督揚並讀。則厲公一夢。倍見有勢。予謂讀此篇當覆讀圍齊一篇。纔知苟偃分身無術。倍極驚擾。傳有前篇不言之隱。讀後篇而倍見分明者。此類是也。

經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杜預前年國齊之

王封黃帝之後于祝。即祝柯。今山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

東長清縣。豐齊鎮北有故祝柯城。取邾田。自鄆水。取邾田以沸水爲界也。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

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子莊公光立。晉

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詳錄所至及八月丙

傳云此平陰
篇見也不曰
還自伐齊而
曰還自沂上
國爲齊拔之
事亦見不成
乎伐齊也
濟上泗上
潁河
注云頗得
此逆跌法

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不葬齊靈公。城西郭魯西。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地名。

城武城南。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杜預曰：大母侵小。

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也。伐魯在十七年，魯不書以爲無辭以

久之，遂次於泗上，疆我田也。正和魯之界，取邾田自鄒水歸之

於我。邾田在邾水北，今更以晉侯先歸公享晉大卿於蒲圃。

六卿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與尉候奄皆受一命之

服。如素戰還之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中軍

元帥故特賄之五匹爲束四馬爲乘。將夢吳子乘也，獻鼎荀

偃。於魯固以爲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爲鼎之先。

假葬莊公，惡刺也。生瘍。音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

又三月起日
視親規定當
日出

周示得解
一語竟然死
而有知公
忘秋氣象
荀便之幸

先歸者皆反士句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荀吳其可士竹中
問後也。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目開宣子盟音而撫
著張慮反。之曰事與敢不如事主猶視。大夫樂懷子樂曰其爲未卒事
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
乃暝受含。嗣續也釋文補譚以爲荀偃病而目出初死其目
耳宜于山曰吾沒之爲丈夫也。自恨以
圍齊之師不能正齊之罪舍首惡而但執黨惡之小國非
弼討也魯安六卿荀偃獨受重賂是諸侯不知晉君而但
知執政大夫橫而霸衰也荀偃目出桓譚之說非也蓋士
是著荀偃之逆報下是爲士句之無能弑君之賊至今漏
網隊首見夢厲公之靈赫矣無功而還死有餘恨目未瞑

也。句黨于僂僂之謀。俱句成之。而句之才。又大過于僂。不以嗣事于齊。慰晚蓋之心。而以私庇其子阿罪臣之意。豈知生平奸僞。死見真性。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乎。傳于僂句。更代之時。明晉霸不振。由此二人也。

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爲懷子之言故也。欒魴與氏族親。書夏從者。

此晉討齊。何以獨書林父。蓋獻公奔齊。林父怒齊之受奔。而欲令齊逐之也。故誘晉伐之。傳用一從字。明明是林父主是師。以著林父之惡。而欒魴不足書也。釋經精矣。說林氏

季武子如晉拜師。

謝封

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代荀偃賦黍。

詩小雅喻晉君愛

季武子典再拜稽首曰。小國之在大國。

此與下篇對
既拜晉師復
節魯功所謂
知非亡哀

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

人當日

六序

尹吉甫位天子征伐之詩

范句曰吾淺之爲丈夫卽所謂小丈夫也。一語已盡僕生
平此可爲弱國之執政乎。傳大誓范宣子爲政晉政賦由
衰也。享季孫公然賦黍苗自誇其功。是小丈夫行徑。而季
武下一常字箴之以善終。又云豈唯敝邑箴之以恤天下
藥石之言句應拜賜。

陳云魯之林
其其其其其
動其其其其
手其其其其
注云先說
從四面說
兩說皆以全
字法合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林鐘律名鐘
因以爲名。鍾蓋晉勤天下之兵爲魯而已。空減武仲謂季孫
魯國之咄未足以爲報也。尚以爲已功哉。滅武仲謂季孫
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不銘功。諸侯言時計功。動項時
則可。大夫稱伐銘其功。今稱伐則下等也。夫故大計功則借人
銘也。借晉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

讀左補義

卷二十七

七

非惟不必銘
且不敗銘

以作彝器彝器者常也謂鐘鼎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德

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

國以勝大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武城傳

春秋之季強臣莫不樹功于國為專政要君之地宿專魯

政銘魯功者實自表其有功于魯也武仲直置之下等有

以觀其心矣前用三層登寓後又抽出借人救死而幸勝

怒鄰非特無體抑且致亡非特銘之可恥抑且銘之可危

後此宿之逐滅孫正以練心之論賡成于平日也

齊侯娶于魯曰齊侯娶于魯無子其姬嬖聲姬生光以為大子兄

日姓姬嬖聲姬生光以為大子兄

傳諸子諸子乃元龜諸子丙官之號哀五年仲子生牙諸子

周云微繼
則必私隱
其來遂爲
公往來無
忌也

子之屬托戒于請以爲大子許之齊侯仲子曰不可廢常不辭

之常立終間諸侯難孫氏曰間間之開光之立也列于諸

侯矣列諸侯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謂光已有而以難

犯不辭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送東大子光之東而從使

高厚傅牙以爲大子夙沙衛爲少傅按平陸之役衛以私憾

世宦官加師博之始高厚以圖齊侯疾崔杼微逆光服迎太

子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之言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

五刑之中無暴創則也雖有刑不在朝市謂犯死刑者夏

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經傳七月辛卯莊公卽位光也執公

子牙於句瀆之邱地名句古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

叛先期御殺公易已殺戎子請立公許之皆衛成之也此

其補筆補義光聞父疾而自立殺其所愛爲惡已甚因弑

東陽城縣北有古高唐城

仲子持論甚正其料事甚明。靈公能用其言。足以全我子。全牙全光。而崔杼無專政弑君之禍。春秋賢婦多矣。不欲立其子者。僅見此人。傳特表仲子以罪高厚。

晉士句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禮之常不待君命。

經詳書之。傳復備載之以得哀死之體。不傷仁人孝子之心。士句第一善政。非淺之爲丈夫矣。而穀梁猶謂宜塋。惟請命何其謬也。向之合數。吳人之不德。以其伐喪也。此方不是。責人則明。

於四月丁未。於此年。鄭公孫盛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十四年晉伐秦。子端見。六月晉侯請

以修其德
歸之於也于
是上句將逐
視矣

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以行葬禮傳言大夫有功則賜服路陳傳終十四年書葬傳

伐秦之役子蟜有先濟之功苟偃有遷延之罪不問罪而賞功非義之公也伐秦報讎何嘗請命王朝賞功追賜乃遽以勤天子皆非禮也於以見士句專晉晉平狗句而天王下替甚矣

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于濫濫齊地色賈反而兼其室書曰齊

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傳解經不言崔杼殺而為國討

從君於昏者傳牙為太子也牙既誅則高厚及此光之志

也故雖杼殺厚而以國討告

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十年尉止等作難西

提起巡撫事
欲辭成

鄭子孔之為政也專

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

十年尉止等作難西

私若覲其位而利其財則亂也安得謂之討賊子展雖賢
大夫也有功于國人望所歸茲乘國人弗忍子西逐因子
展兩罪並發而子孔誅則誅子孔者子展之力也告之鄭
伯明數其罪如子產之子子哲豈非強家之炯鑒哉乃專
制自爲并無罪之子革子良逐之而分其室子革之奔鄭
材楚用疎可惜也篇中叙二子與子孔同出穆公子孔爲
司徒時卽相二子之室三室不特同心抑且並富子展子
西不特惡其專抑且斃其室而謂子產爲之乎子展儼然
當國春秋責備賢者其罪大矣傳以子產爲卿作結蓋爲
鄭國得人之慶

齊慶封圍高唐弗克

夙沙衛以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

齊侯圍之見衛在

是項老結局

三官連看首
是兩城相封

言和事

卷二十七

三

城上號之乃下

衛取者或有所隔。秦不得取之。漢末曹操與

馬超對語。徐晃與關羽對語。雖敵

交言不能相取也。統胡報反。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

乃登。志于賊死。故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聞師將傳食。高

唐人殖綽工。僕大皆齊會。夜絕納師。食高唐人會。暮夜二子乘

其無備。膝登城上。乃從城上懸

繩納師。傳音附食。宜嗣反。醢衛於軍

城西郭懼齊也。前年與晉伐齊。又

齊及晉平盟於大。地故穆叔會范宣子於柯。齊晉平魯懼

以自穆叔見叔向。賊戰馳之。四章。四章曰。莒于大邦。誰因誰

固。以自叔向曰。肝故不承命。叔向度齊未肯以盟。服故許救魯

以國托晉大夫。叔向專以救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

懼。林解濟魯未服于晉。乃城武城。今故城在山

懼。林解濟魯未服于晉。乃城武城。今故城在山

懼。林解濟魯未服于晉。乃城武城。今故城在山

懼。林解濟魯未服于晉。乃城武城。今故城在山

懼。林解濟魯未服于晉。乃城武城。今故城在山

懼。林解濟魯未服于晉。乃城武城。今故城在山

懼。林解濟魯未服于晉。乃城武城。今故城在山

懼。林解濟魯未服于晉。乃城武城。今故城在山

懼。林解濟魯未服于晉。乃城武城。今故城在山

懼。林解濟魯未服于晉。乃城武城。今故城在山

懼。林解濟魯未服于晉。乃城武城。今故城在山

始則鑄鐘銘伐繼則懼敵屢城傳曰懼齊也穆叔曰齊猶
未也俱照顧作林鐘篇。

衛石共子石卒悼子賈之子不哀孔成子衛大夫曰是謂展其
本展猶救也必不有其宗爲二十八年石惡出奔齊

與太子衍可謂是君是臣

經戊申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在莒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衛地又近戚田按今直隸開州秋公至

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魋莊公之子蔡公

子履出奔楚變城弟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謂弟明無罪也。叔老如

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結其奸劉德向莒宣四年取之者不創范魯之怨自屬

此盟和好者迄十五年

又盟于洹淵齊成故也齊與

光以篡立內不自安求成於晉說者謂晉不伐喪齊莊誠

服者吾不敢信也士句當大會諸侯暴光之惡正村之罪

別立賢者庶幾不伐喪者其仁必討賊者其義而比績桓

文矣乃彼以服禮爲名此以得成爲利遂使崔杼得刻於

墮姑之側而無敢討夫齊衰無道猶能報高渠彌而晉則

悼助林父平助崔杼苟假士句之所以罪不容誅也

邾人戰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戰數也謂十五年十七年

伐魯劉氏曰晉人執邾子

此兩人合傳

二句聯合
傳正格

爲示以事關
以解經本屬

又取知田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既盟而又伐之非

黃東發曰澶淵方與邾同盟矣不宜更伐之也莊子父喪
踰月而盟莒伐邾急於擅魯爾賀義敬曰非也莊子欲保
世尤宗苟不事事則叔季收之矣

蔡公子變欲以蔡之晉楚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

奔楚與兄同陳慶虎慶實陳公畏公子黃之信恐黃偪諸

楚曰與蔡司馬即公同謀同欲楚人以爲計則黃公子黃出

奔楚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文侯父與于踐土之

盟在僖二晉不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文侯卒年

楚人使蔡無常無常公子變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林

與蔡人不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變言不與民同欲也達衆

見矣然皆就
一事作間隔
此獨以兩事
分作兩段中
間隔兩事法
作極細法又
變

管一和字爲
替單也

告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稱弟罪陳侯及二慶公子黃將出

奔呼于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

不滅是無天也爲二十三年陳殺二慶傳

此兩國事而繫並起於楚傳云不與民同欲言國人皆以

楚之威而變獨不然是以死也傳蓋惡楚人之暴傷晉

之哀從義者之不得遂其志而禍其身故稱國以殺不與

國人殺之也二慶欲專陳卽以與蔡同謀罪黃楚卽以是

爲討楚氛如此蔡人所以寧違先君而殺變也皆由晉人

之奔陳蔡故二國反正無門此台傳之意也

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齊魯有怨初聘禮絕今始復通故曰初聘好息民故曰禮

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向戌聘在十五年諸師段于石

賦臣未得
有衣不

江云半字
鳴徒來作
入到頭大
水加此
唐云一
實有史
有後有
無此解

之以愛事

遂以入國

賦常棣之七章以卒

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言二國

好合宜其室家

相親如兄弟

宋人重賄之

歸後命公享之

賦魚麗之卒章

時小雅卒章曰物其有矣公賦南山有臺使能爲國光輝

唯其時矣

唯其時矣

公賦南山有臺

使能爲國光輝

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辟席

邪其既平

邪其既平

奔離亦息

得從容聘享燕樂賦詩

錡鎡銘功至

此方不馳虎

此方不馳虎

此方不馳虎

衛甯惠子疾名悼子

事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

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奔殖出其君

孫林父奔殖出其君

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奔殖出其君

孫林父奔殖出其君

公在十四年君入則掩之

掩之

若不能掩之則吾子也

若不能掩之則吾子也

若不能掩之則吾子也

若不能掩之則吾子也

若不能掩之則吾子也

若不能掩之則吾子也

若不能掩之則吾子也

若不能掩之則吾子也

若不能掩之則吾子也

若不能掩之則吾子也

若不能掩之則吾子也

若不能掩之則吾子也

若不能掩之則吾子也

若不能掩之則吾子也

若不能掩之則吾子也

若不能掩之則吾子也

若不能掩之則吾子也

若不能掩之則吾子也

若不能掩之則吾子也

若不能掩之則吾子也

若不能掩之則吾子也

若不能掩之則吾子也

若不能掩之則吾子也

若不能掩之則吾子也

若不能掩之則吾子也

若不能掩之則吾子也

此亂命也

此亂命也

以復行命其子則將置太子何地是無補于已之選君而
又增其子之疑君也

讀左補義卷二十八

西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泰

男

堉 堉 堉

襄公五

經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按公羊是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作十月杜氏從史記作

二十二年詳

公如晉。邾庶其以漆聞出來奔。

杜氏從史記作

見孔子卒下。齊來奔。內外之辭。蘇解于是公猶在。

夏公至自晉。秋晉

欒黶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

有食之。

按此年與二十四年皆比月日食先儒據歷家莖茂

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更無

此月而食

商秩自謂春秋日食合者三十五

取人也又

此月而食

商秩自謂春秋日食合者三十五

取人也又

徐云起三
立素如山

盜非時多
盜而左氏說
來克似盜與
盜於得也

前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是也說當並存。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經筵悼公之伯公如晉四平立六年公如晉一蓋事晉之禮
出于大夫而不以公朝為重也公之朝不如大夫之時也
邾庶其大夫以漆閭邱來奔而庶其以漆閭邱來昭公如晉
而卒喪以卒喪防燕來昭公在乾侯而季武子以公姑姊妻
羅屈以邾來然則實為賊淵者惟季氏季武子以公姑姊妻
之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事者二人疎云襄公成公之
子成公即位二年已不太子公衡質楚則衡年十五六矣
成公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計至于今七十許歲其姊雖存
去可以妻庶其耶或曰列女傳梁有飾姑姊謂父之姊此云
姑姊亦父之姊一人耳然皆非也公襄公也襄至此二十五
歲此宗女中輩行尊于公為姑姊輩行同于公而差長為姊
家有二人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武仲曰
杜解是也。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武仲曰
子盍詰也。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

辨分二杜下
區所承應
一段虛說用
受承

一段實說用
逃承
徐云大次小
分得奇
真刺盜心與
齊論初子不
欲語正相同

結云曉近世
涉梓鼓不鳴
固無是理

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
仲日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晉謂國中子爲正卿而來
外盜使乾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
之而與之邑使食漆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
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與馬給其賤役從阜至牧凡八等
也圍牧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乾也
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豈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
後可以治人欲驗也按軌度法度也言人臣當洗滌其邪心
論分則此心隨處可驗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
而人自眼酒西禮反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
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
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茲此也
謂行此事當念

此見世家
云不阿
而不
二年
逐之

言云利事

卷二十九

二

使可施之于此。就釋茲在茲。人亦當顧已得無亦有之。名言

茲在茲。名此。事言此。事皆允出茲在茲。允信也。信出于此。惟帝

念功。則功成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忠

誠之德。由于已之不取。而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

後守軌。奉法而功可圖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

地也。人爲盜耳。自後宮牟夷。邪黑賂接。隨而至。補注。和莒大

夫。列于諸侯之會。無以名見者。此皆以接我書。葉氏駁之。非

庶其之納言。賞盜而歸於酒。溺其心。蓋二邑之來。欲爲已

有。是利心也。時公在晉。而季受之以公之姑姊妻之。則其

無君之心。尚可言哉。人臣無貳心。故能專一。無肆心。故合

軌度。今則不知公室是貳心也。專制自爲。是敗度也。盜

奪之矣。字字刺其無君之心。然不曰事君而曰待人。

去茲公子用
廣氏皆循軒
焉之子是大
權獨歸于好

于弭盜推進一層使之默喻亦立言之妙也

齊侯使慶佐

崔杼

爲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質于句

瀆之邱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

三子族

公族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選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

叔曄叔豫

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

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

蔣紹

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

矣而血氣未勁

言無疾

乃使子南

公子

爲令尹

爲二十二

年

令尹昔日越椒惟恐不得者馮加人一等矣然此時楚康

少年銳于猜憂無如晉席悼公餘烈無隙可乘國多寵而

王弱其托辭也

樂桓子

樂

聚於范宣子生懷子

范

鞅以其亡也怨樂氏四十

宣子自有心
而抑知非也
知有父更不
得顧已之子
父與不顧父
之身已亦止
父與不顧父
所居三言其
政而作九言
以與之教以
所與未有
宗為從未運
乃請其所出
為惠之上所
出與母之
出與母之

年樂屬強逐范鞅使奔秦。使先著范鞅，故與樂盈為公族大。
怒與氏一語，則鞅為之微，知非無故。故與樂盈為公族大。
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樂祁之。桓子妻范宣子女，與與其老州賓。
林解樂通，幾亡室矣。官風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慙諸宣子。
氏家至，通幾亡室矣。官風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慙諸宣子。
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樂而專政矣。林解謂盈以范。
專晉國，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謂宣子不為，而。
之政。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謂宣子不為，而。
位，又與吾同官而專之。而鞅為公族大夫，吾父死而益富，死吾。
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飲以死，作難。其謀如。
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微，謹其懷子好施，士多。
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佐軍。宣子使城著。
晉邑，而逐逐之。在外秋，樂盈出奔楚。故楚晉也，欲。
直諫，反而逐逐之。在外秋，樂盈出奔楚。故楚晉也，欲。
殺其遺黃淵，席父同空靖，祁豫董叔，祁師申，費羊舌虎。弟，向。

世士多對之

叔羅十子皆晉大夫樂盪之黨也囚伯華叔向籍偃軍司馬人謂叔向曰

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義其受囚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言

囚何若詩曰侵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詩小雅言君子履險

于死亡詩曰侵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詩小雅言君子履險

其時是樂王鮒子晉大夫樂相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

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奚也食邑于室

老問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

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

能行祈大夫外舉不棄鮮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

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言德行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晉侯

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

同於是祁奚老矣老去公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

有茲國家類

有茲國家類

有茲國家類

有茲國家類

有茲國家類

有茲國家類

有茲國家類

有茲國家類

有茲國家類

有茲國家類

如此

汪云上兩引
將作然此兩
引舊作起既
得司又變化

引証以父子
君臣陪出已
第
千古高風誰
得似却與前
不拜不謝相
底
實生龍蛇
與虎相類者
也
崇

言云利事

卷二十一

四

無疆子孫保之詩周頌也言文武有勳訓之書曰聖有恭勤

明徵定保逸書善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夫謀

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將之

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弟故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錄盛而

禹與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

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讐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

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其教入不見叔向而歸言爲國非

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明不告已初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

美而不使不使見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

蛇言非常之地多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衰壞族

也國多大龍六卿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

族其相反者
也。其相與起
段相與起
徐云云。段大
向非。段大
有若。在百里
便少味
前段云。報于
思之。則防閑
之。至。則由
訴。求。者。不。知
而。不。言。也。
告。也。中。說。父
罪。大。略。屬。噴
之。乃。君。母
天。正。用。恩。又
是。反。懸。後。日
南。烟。之。毒

變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駿之故。年舌氏之族。及於難。

樂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劫掠財物。掠音交。辭於行人。王行曰天子。

席臣盈。諸侯之臣。稱于天子曰陪臣。得罪於王之守臣。范宣子爲王所命。故曰守臣。將

逃。罪重于郊甸。郭外曰郊。郭外曰甸。郭外曰甸。郭外曰甸。無所伏竄。取布也。陳其

死。昔陪臣苦能輸力于王室。王施惠焉。輸力謂輔相。晉其子

屨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謂天若不棄舊之力。亡臣猶有

所逃。若棄舊之力。而思厥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尉氏

之不敢還矣。政布四體。言無所隱。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

又甚焉。尤君逐盈而自掠之是效尤。使司徒禁掠樂氏者。歸所取焉。使候

出諸轅轅。候送迎賓客之官也。轅轅。轅轅名。按今河南鞏縣西有轅轅山。

傳見樂氏積惡有可亡之道。而范句專殺有可誅之罪。無

如王綱不振。在其肆行也。有罪之厲原。不足以庇子孫。卽輸力之書。害趙宗三郤。并弑其君。世稔其惡。如此豈足以保族而長世。天不過取償于盈。而假手權臣以誅之。讀過周一段。追叙所及傳之微意。隱躍可思。然范句之逐。不過出於平日之私怨。非真能明正國法也。故其專政之罪。却早于淫祁口中逗出一則曰。死桓主而專政。再則曰。與吾同官而專之。三則曰。死吾父而專于國。一字爰書。愈提愈醒。在祁第借以行其譏。豈知斧鉞之誅。卽在是哉。殺十人。囚三人。上大書。宣于祁大夫。不乘駟。見晉侯。但見宣子傳。文甚明。至叔向之母以下。是寫叔虎之足以滅其族。卽知戮叔虎者之足以傾其宗。我足盈奔一層。未結出王曰。尤

平不君向不
之儀
困學紀聞
試于之德木
於平事省
子不能守家
之乃松文加
之張信子
之讓細逐
強後也
其取也
得而吉
官缺

而效之一尤字正坐實范句而蔡掠歸取數語又見亡者
自亡專者自專赫赫宗周不過如邊邑小吏送往迎來而
已衰世之氣象如是

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即位三年始來見公

會于商任綱與氏也

蔡綱與氏使齊侯不得受

齊侯稱侯不敬叔向曰二

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與也政身之守也怠禮

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

為二十五年齊試光
二十六年衛試則傳

晉文之世權在諸侯以諸侯而名天子則溫之會也晉平

之世權在大夫以大夫而役諸侯則商任之會也土句惡

樂盈聯九國之諸侯以極之于其所往故齊衛二君黨盈

而謀句晉國大亂然則亂晉者句也叔向但知責齊衛而

用人之難

一雄字托起

通云雄字托起
等以衛身
所御以持
初人君何可
一日無爪牙
則勢也

句之罪不敢言

知起中行喜州綽那刺四子晉大夫出奔齊皆樂氏之黨也樂王

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那刺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

也余何獲焉言不為已用王鮒曰子為彼樂氏乃亦子之勇也言

待之如樂氏亦為子用也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齊國雄州綽曰君

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敢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十八年晉

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收莊公為勇附注晉酒器設之以殖

自比于雞雞勝而先鳴莊公為勇勝勇士因名勇殖

綽郭最欲與焉為勇州綽曰東門之役在十臣左驂迫還于

門中議其枚數也扶疎云枚馬尾也數板數其可以與於此乎

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言但為隸然二子者譬於

卷八

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言嘗射得之

舍射鉤而相夷吾齊桓能之王。鮒言于句不知人矣。然州綽用于晉無能免。蔡氏之難用于齊無能拔。拊盪之危好勇而不知義無益人國也。樂盈多勇士所以滅其族。齊莊多勇士所以亡其身。

經

成二十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

辛酉叔老卒。

子叔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傳

二十二年春城武仲如晉。

杜預公好還魯之守卿遺武仲為公訓不以補注非公命故

書雨過御叔。

魯魯邑大夫

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武仲

百羽聖人止
漸發其法古

卷八

卷八

七

飲酒不獨重人也後世
王典而正此
能謹而謹或
衣冠之喻又
風俗之喻又
爲清飲食
之喻
台云此專辨
飲酒一字以
前子家言
無承後君立
局又別

時年月日處
虛實論

時人謂我將飲酒而已兩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
之重也而傲使人言御救不國之靈也令倍其賦古者未有國邑
故以重賦爲罰
傳言穆叔能用兵賦云諸侯之臣采邑亦當三
分之一歸于公重賦爲罰三分而二人于公也
夏晉人徵朝於鄭名鄭人使少正周官無此名公孫
子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卽位魯襄公卽位八
年卽位八
月之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驪從寡君以朝於執事謙不敢執
事
事不認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初於楚晉不
朝楚心
見楚心晉是以有戲之役在九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
朝楚心楚是以有戲之役在九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
是年冬楚伐鄭而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
日中禮盡佈詞
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驪又
從寡君以觀樂於楚實朝言觀樂佈詞也言
欲往觀楚如可去否晉於是乎有薦

故曰：「新也。」
心悅誠服，
故曰：「一。」
以反形今之
不然。

馮三叔梁之
明年六月後
蕭簡之文
前用此
用作何
汪云：「不問句
其補一第
更詳是。」

魚之役，在十謂我敝邑適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百姓

故而何敢差池？一不齊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所有重之以

宗器，宗廟之屬以受齊盟也。齊同遂帥羣臣隨於執事，以會

歲終，正朝，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實郎使石與音

于是楚梁之明年十六年，在子婿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

於君，見於特附，月之新熱，重者為附，嘗新飲酒為特附，疏云

限之酒也，赤酒至此始成，與執煩焉，助祭疏云，問二年間君

將靖東夏，密謂二十年四月又朝以聽事，期朝以聽事，期在

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

不虞，荐至，春仍也，按國家指鄭不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

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言自將往，若不恤其患而

以爲口實。其言而已。其無乃不堪任命而專爲仇讎。言見刺也。

則不堪命。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時成仇讎。故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魯事皆以見伯政無節。諸侯不勝其勞。齊之不識以此。

士句貪鄙性成而中行已死。樂氏又逐自以爲大權獨攬。
惟我所爲矣。此名爲微朝。實爲微幣。卽微羽毛於齊之故。
智也。子產以爲小人可以剛勝而貪夫不難。彼是微。
朝始就微朝上立論。入手晉楚夾寫。以見悼公服鄭之難。
又見鄭人從楚之易。前車之鑒瞭然。蕭魚歸晉之後三朝。
晉君不朝之旋命使相繼。在鄭可謂有禮。而今以不朝見。
微非不知其意。特以鄭當罷敝之餘。災患萃至。實有不。
堪。悉索以應大國之求者。假使無所微求。不須幣帛而安。

定之則鄭君何妨朝夕在庭若惠別有在而以微朝爲口
實則裕堅難盈區區之鄉不堪任命矣此時楚方有志中
原特無彖可乘耳而迫鄭使叛何難舍無禮而望澤於申
禮者哉思歲時貢賦將爲仇讎有也通篇並不提起貨賄
等字語語抗其微軀却語語斥其顯貨明目張膽中仍自
隱躍使之自會子產辭命此兄一理

秋樂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
受命於今納樂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
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偽敬
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爲二十五年齊
結其君先傳
樂盈奔楚楚不伐晉納盈如陳侯之弟黃者以晉之強諸

名官典與子
縣神廟所見
以問
鍾道翁曰富
不在國又不
在民而在財
終之大家則
終之大家則
終之大家則
廷懷矣

侯猶睦也。然楚不敢納而齊欲納之亦不知量矣。

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名室老宗人立段子石

子而使黜官受職薄祭祭以特牢殷以少牢四時祀以一羊

不駸盛也謂云少牢饋食禮者諸侯之大夫時祭之禮也祭

用少牢子張薄祭於用特羊禮記大夫有善于君給及五世

故子張足以供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

有股勞足以供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

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

富也已已伯張卒君子曰昔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

子張其有焉詩大雅侯維也義

是時世卿驥貨巨室富強不保其家遂滅其族而宋之子

罕不貪為寶鄭之子張貴而能貧皆空谷之足音實保家

之身也其金其玉其有什月三子小公言親出有焉休

父專祿處處開照

冬會于沙隨復錮樂氏也

習知樂盈在齊故復錮也

樂盈猶在齊晏子曰

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為明年齊伐晉魯雨合諸侯使無所容于天地

之間安得不作亂然抱大教務速使滅族盈之罪也

樂盈在齊沙隨之會十國意在齊莊也止盈出奔耳而大

書錮樂氏則樂樂樂劫及樂氏之族從盈者皆在所錮中

而盈黨益固范句外謬已極傳特書之為戒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

言子南偏寵起起令

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車者王每

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

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事我否對曰父戮子居

此篇先宜定
實主子南是
主子南是實
前牛實為子

而後半
十焉亦是反
形子市也是
伯案臨主法
若作兩人台
傳則經但者
殺追舒耳何
與于焉事而
台于此

第云拜成君
父之陽可謂
弱矣君子不
幸處此將若
之何曰東命
而志其身
死司寇可也

君焉用之。洩命重刑。洩漏君命。臣亦不爲王逐殺子南於朝。
輟觀起於四竟。輟車裂以狗羊餒使吾能施此刑于子南之。
臣謂棄疾請徙子南。徙子南。臣謂戶於朝。欲犯命。曰君臣有禮。唯二
三子。不飲犯命移尸。林鄭言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
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人。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
事讎。吾弗忍也。遂經而死。傳譏康王與子謀父失君臣之義
告于其父而逃之。如其有罪而君殺之。不可復使遺子焉。爲
目棄父事讎也。舜殺鯀而禹臣之。古有是事。復使遺子焉。爲
令尹公子黼。五爲司馬屈建。于爲莫敖有能於遺子者。八
人皆無祿而多馬。按子焉。沐沐食以逃令。及爲令。男乃
免。他日朝與申叔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申叔諫
語。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遺子就申叔。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

俗云末句不
是申收連于
已連抱子南

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
告子言恐與子并罪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瘡於子南子南
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白御而歸不能當道道子懼懼至
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已死復生
知我者如夫子謂申叔也如夫則可不然請止止不知辭八人
者而後王安之申叔傳言楚亟殺

傳書一事援一事爲證有似兩人合傳其實全爲本事故
形也蓋子南有一觀起子馮有八觀起叔隸能全子馮又
能全所寵八人而康欲全子南之賢子而不得三位臣與
三困我相對立之者求其生乃述之死困之者懼其死乃
致之生何相反若此則以康之殺子南處心積慮之既久

也。其曰令尹不能不能何事。竟未明言。而棄疾亦若心知其隱情而不求其故。蓋康五年不出師。自謂死不從。禮子庚一出。無功益怒。故屢起出師。而子南不可耳。其所謂不能者。卽子庚所謂懷安也。然子馮繼爲令尹。三年中未嘗將兵。且諫伐舒鳩。其見正與子南同。何以不殺子馮。不知子馮辭八人而清約自守。蓋信其無他也。子南寵觀起。不益祿而有馬數十乘。非攬權納賄。何以得之。子南之富盛。必有什百於觀起者。然且不能慷慨赴功。則是其有異志。而如椒之強而叛也。否則如辛與王夫之貪而失諸侯也。故子南于馮皆康之所謂不能。而於子馮無所忌而安之。於子南有所忌而殺之也。特此意不便顯言於棄疾故耳。

就不能立言。蓋疑忌固結於中有非語言規諷之所能移者。奔疾所爲束手無策也。

十二月鄭游暇。

公孫多子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呼板反

館於邑。

舍止其邑不復行

丁巳其夫攻子明。即殺之以其妻行。子展

廢良。

子展而立大叔

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

請舍子明之類。子明有罪而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

怨。

以初強法強賊請之宜曰無昭惡也

禍正無昭

子展力抑強家而立賢棄否。尤是經國要著。

○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

杞伯句卒。

弟文公立

夏邾界我來奔。

杜歷界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

奔故。

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君言及史異

辭無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諸侯納之曰歸黃至楚。晉

欒盈復入于晉以惡入入于曲沃與君爭非欽出附他國故。

不言。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兩事故言遂按八月叔孫豹曰。

師救晉次于雍榆晉地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次。已卯。

仲孫速卒孟莊子也。冬十月乙亥城郕紇出奔邾按季氏以紇。

侯。晉人殺欒盈。齊侯襲莒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

解春秋書莒者此特筆也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杜解晉平公母杞

字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補正杞字公晉不。

公之舅也同不睦當服喪三月言

鄰國之喪且猶稱樂况於母之弟乎。陳侯如楚朝公子黃想二慶虎及於楚楚人名之。二十年二

以陳侯國
城因師納黃
師其國過于
楚莊而與人
川石見其財
用

楚乃自謂今陳侯往使慶樂之族往殺之。二慶畏楚，故慶氏以陳叛。之不肯叛，不以告夏、屈建。楚共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治城以叛，隊而殺，人殺，人相命，各殺其長。黃氏之族，其族人怒，而作逐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通其黃氏之族，楚共以君子調慶氏，不義，不可埽也。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言有義則存，無義則亡。

楚爲陳討二慶。陳侯在師而不書圍，二慶拒守而不書叛。黃歸而書自楚，何也？傳以爲二慶畏黃之偪，想于楚謂黃貳于晉也。陳侯與黃亦想曰：「二慶詐也。」于是楚子挾陳侯圍陳。二慶畏楚，遂拒守。焉是楚之圍陳利陳耳，非公義也。二慶之拒守，畏楚耳，非叛君也。二慶之誅，由于民叛楚，不

此晉國中死
而却以嫁
女起引出主
客俱係在封

大之所成語
能與之是通
高主腦

樂盈一語
至人作

得而誅也。黃由楚而歸，非君命也。故二虜不葬也。而黃亦不得為葬，其釋經備矣。

晉將嫁女於吳

按同姓為晉盟主

齊侯使析歸父媵之

按齊侯

送喪非卿以歸

父為媵也。否則公子結媵陳人之婿。

亦將以結為媵。子或引此為男子為媵之證者。誤。

樂盈及其士

使若勝妻在其中。納諸曲沃。氏曰曲沃也。而孫氏

所在蓋諸卿分尊。樂盈夜見胥午。大夫沃而告之。對曰不可。

公邑而北屬

此樂盈夜見胥午。大夫沃而告之。對曰不可。

天之所廢，誰能與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葬也。

盈曰：雖然，國子而死，吾無悔矣。

我實不天。子無咎焉。

樂盈死，乃我自不為天所許。諾伏之而觸曲沃人。而飲其衆。

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

樂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

不死也。皆歎有泣者。歸行，又言皆曰：得主何或之有？盈出徧

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

樂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

不死也。皆歎有泣者。歸行，又言皆曰：得主何或之有？盈出徧

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

樂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

不死也。皆歎有泣者。歸行，又言皆曰：得主何或之有？盈出徧

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

樂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

不死也。皆歎有泣者。歸行，又言皆曰：得主何或之有？盈出徧

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

樂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

不死也。皆歎有泣者。歸行，又言皆曰：得主何或之有？盈出徧

王曰臣以故

楚張而射得

焉此何得焉

焉此何得焉

此見韓氏勞

不與氏相上

則無庸川者

薛云若云或

皆云于卿氏

至則轉入王

射未免另起

項相妙在先

跌入王射侍

拜之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隸獻子韓以盡入韓晉國初

樂盈佐魏莊子魏終獻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私相趙氏

以原屏之難怨樂氏之成八年莊姬潛韓趙方曉武起嚴世中

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樂氏荷命曰余馬首欲東而固與施

氏和親范宣子佐中知悼子知懿之少而聽於中行氏十七

歲云十四年傳荀忍生六年而武子卒是其少也知章子

為中行氏見同荀父之曾孫荀首林父之弟荀首為知氏林

荀氏宗莊云難非荀氏之孫荀首林父之弟荀首為知氏林

見其不助韓氏按公不助韓氏亦可見唯韓氏及七與大

夫典之令則車七乘謂則車每車大夫主之樂王射侍坐

於范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子制樂王曰奉君以走

國官必無害也且樂氏多怨子為政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

藥花俱爲市
帽相映皆絕
野穉子年少
已無丈夫之
氣士句盡氣
忽爲哲夫人
知非拔眉男
子矣

月云視獻此
時一字以不
可故也地然
時二字集時

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實將何懼焉？樂氏所得其情。
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辭矣。
之陵臣安晉之謀出於妻公有姻喪夫人有主納使宣子畢
仲晉侯能自輕士大夫耶常墨瑣云夫人爲其兄第富大功
緩冒絳晉自絳城還道常墨瑣云夫人爲其兄第富大功
綏使育子孫爲悼夫人也按大功九月杜預謂既葬服終者
非也。把伯卒于三月葬于四月間一月耳安得除服踊皆杜
之悖誤可據二婦人輩以如公故爲歸人有內慶距之奉公以
此傳以證
如固宮魏猶中者范鞅逆魏舒欲強取之則成列旣乘將逆
渠氏矣。趙進曰：樂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夫大在君
所矣。使執逆吾子，執請擊棄持帶帶邪必持逆趙張子事
右撫劍之左，授帶命賜之出僕請平鞅曰：之公宜子逆諸
昭逆獻執其手賂之以曲沃也同心初斐豹錄也著於丹書

蓋犯罪後為官
以丹書其罪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

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

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門外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短

也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莖後公蓋樂氏

勇公門也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門何來言矢已吸

以死自也當鞅用劔以帥卒用劔短兵接樂氏退攝車從之

如射我而不當於女于天或云免是免字之誤非是樂射之

不中又注屬矢于則乘槐本而獲確云獲槐也此注文據廣

作韓說文車所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樂舫傷樂盈奔曲沃

陵也芳服反或

晉人國之勤樂

氏族

韓天字仁

無文字中

到十二分地

所類字法

好清書五

好清書五

好清書五

好清書五

好清書五

好清書五

好清書五

好清書五

好清書五

好清書五

盈非有書之。弑厲之。修徒失貴臣之心。遂有城者之逐。使
終老鬻荆。君子惜之。而資齊入國。欲禍宗邦。不書叛者。原
其初心也。書復入齊入者。正其本罪也。傳分五段。第一
段。是樂盈入晉之由。藩載盈及其士。便伏樂魴樂樂督戎
諸人。皆午料事。似明任事。似引曲沃人懷舊。似義然。皆逆
樂氏。皆就君國人愛之。不忘樂盈。出奔邑人樂爲效死。
蓋樂氏世有厚施。人食其利。故知有樂氏。而不知君父。觀
下王解語。提出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句之所以。榜下卽樂
之所以。誘晉午與曲沃人者乎。二段申明盈因魏獻之
由。而公與諸卿咸怨助之者寡。三段王解畫策第一著
在奉君走國宮。儘臣平日目無君父。而臨難時每扶君以

自重下文在于君所請于君矢及君屋每提出君字以靖
翠宛第二著在強取魏氏六和惟魏與盈通視下既乘欲
迎早有使命往來遲之則生變急之則易曜四段是強
劫魏舒樂盈入晉恰有歸父媵女一事湊機士句如公怡
有夫人姻喪一事作合其取魏氏也超乘撫劍劫之以威
執手賂邑陷之以利總見士句父子一段含皇情景末
段言戎殺而樂氏之黨盡貨遺黃淵等十人句殺之却起
中行喜五人句逐之所留一督戎耳句徒知急則求人丹
書可焚獨不知網開一面兩網可已乎督戎既死樂氏乘
門句以死賊勉子實以大義勵衆觀下帥卒二字可見樂
樂射之不中槐本覆車隄然天欲廢樂誰能興之寫士句

一路以勢利驅人而勢利不能驅者又有天幸焉非盡餉
甸羣小謀之具滅也胥午提出天之所廢末歸結於此蓋
樂書苟偃實弑厲公偃則隊首出目天已顯示其戮惟書
考終幾謂天不可憑乃不于其身于其子孫雖以無罪見
逐之樂盈卒蹈叛逆死無噍類天道昭昭豈不信哉樂
氏尸三郤郤氏束手受戮合讀兩傳方知郤至之忠樂氏
之罪

此一段寫齊
人攻成桓公
人攻成桓公

秋齊侯伐衛先驅前鋒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中驅次前
成秩御莒恆申鮮虞之傅犛申鮮虞爲右曹開御戎晏父戎
周右公御右也戎廣申公副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爲右啓牢成御
左翼日啓商子車御侯朝相眺爲右

書

勳出將維谷
晉平仲云
恃勇力而伐
主風為聞
鍾

雖山遠伐晉
焉云焉斯功
不各用一字
提頭類敘典

右翼曰勝。勝起。大。殿。後。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煬。
居。反。跡。徒。影。反。起。大。殿。後。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煬。
席。之。越。駟。乘。此。言。莊。公。廣。舊。臣。莊。武。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
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要。
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問。大。國。之。敗。而。毀。焉。和。
附。晉。有。藥。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女。子。須。無。咎。曾。孫。杜。
盈。之。禍。云。孫。傳。見。撫。武。子。杼。曰。將。知。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
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言。有。意。不。能。履。
晉。子。姑。止。之。女。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
之。執。君。之。惡。過。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解。
所。行。之。義。有。過。于。君。人。臣。何。齊。侯。遂。伐。晉。陳。氏。曰。齊。取。朝。歌。
自。州。和。況。欲。以。惡。遇。其。君。乎。齊。侯。遂。伐。晉。陳。氏。曰。齊。取。朝。歌。
今。直。隸。爲。二。隊。二。部。入。孟。門。晉。陸。登。大。行。山。張。武。軍。趙。樂。
漢。原。爲。二。隊。二。部。入。孟。門。晉。陸。登。大。行。山。張。武。軍。趙。樂。

曉云謂張子於楚庭晉地按今山西縣城成縣師取晉邑而
焚作之具于楚庭晉地按今山西縣城成縣師取晉邑而
今濟原縣西有邵原關唐置邵原縣鄭玄封少水封晉尸
是二地文六年殺公子樂于鄭鄭支反封少水封晉尸
以爲京觀謂正水經注今心水也以報平陰之役乃還投在
按少水有地可知是役頗有投傷以報平陰之役乃還投在
年趙勝旃之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吳楚山東後魏云齊
晉皆有東陽名同實異此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雞榆
爲晉山東之邑。力之反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雞榆
也教盟主

齊莊伐衛易軍名改軍制。傾國興師。新奇奪目。真踴躍用
兵也。下接將遂伐晉。則伐衛其名伐晉其實而不知已之
臣有異志矣。其伐晉取朝歌也。忽分二隊曰。入曰。登曰。張
曰。成曰。封。躊躇滿志。而不知已之大大遺之禽矣。莊七
月與師。盈已兵。收入曲沃矣。否則盈憂其內。齊攻其外。弱

未有艾也。而晏崔二子之諫不及助。盈者其事甚闇。不便
攻。發其陰謀。故報平陰之役。亦其所以爲名。而應樂氏者
其實也。士匄父子。惟不使曲沃與齊接應。則殺盈必矣。傳
點趙勝。僅帥東陽之師。可知傾國俱圍曲沃。遂使齊侯如
入無人之境。攻取適與平陰相當。而匄不顧也。私讎爲重。
君國爲輕。匄之罪。真難指數。同盟遍天下。而盟主被伐。
帥師以救止。有一魯。不可謂非義舉也。欲以敵強大之齊。
次而有待。非可加以逗遛之罪矣。據外傳。子服惠伯曰。樂
氏之亂。齊人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使叔孫豹急帥敝賦。
次于雍榆。與邯鄲勝擊齊之左。掩止晏萊焉。晏萊卽晏釐。
不可謂無功于晉也。說者以僖元年。齊北爲比。不知彼次

此政申趙枋
論之正見李
孫府立之難

馬云申趙枋

子馬皆將也

人外月之聞

一與父依於

一與子依於

一與子依於

一與子依於

一與子依於

師之時狄未伐邢及伐而後救之故先書次而後救此則
齊已伐晉豹爲救晉而來次雍榆以待趙勝同擊齊師故
先書救而後次也書次紀實也書救成乎救也何軒軒哉
李武子無適子公彌公長而愛悼子也欲立之訪于申豐季氏
大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
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爾爾必將具敝車而行乃止不止
立訪于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言武子長守正不從
訪于臧武仲使能陳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爲上既獻
善閉邪決不敢行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爲上既獻
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絮之復累漆之新名悼子降逆之大
夫皆起迎悼子及旅而召公鉅通行爲族使貞之齒子之禮
列在下季孫失色言武仲立少蓋欲依託季氏而作季氏
子之下

注云橫祿三
謂東上越下

陸機滅氏

信有力於滅
氏為鉅款直

以公鉅為馬正家司。愠而不出閤子馬見之曰子無然

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忠不孝。不忠無所位敬共父

命。何常之有。言廢置在父。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則可實

疏云。悼子既為適子。將承季氏之後。茲同不軌。禍倍下民可

也。謂悼子為季氏下言為孟孫亦然。茲同不軌。禍倍下民可

也。謂悼子為季氏下言為孟孫亦然。茲同不軌。禍倍下民可

酒而以具往。盡舍之具。故公鉅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出

氏家臣。孟孫惡滅孫不報。季孫愛之。愛其虎。孟氏之御駟豐

點好。羈孟莊子之庶子也。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為孟再三

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鉅。苟立羯。請饒滅氏。與公鉅

共信。公鉅謂季孫曰。獮于秩。固其所也。同自若。羯立則季氏

信有力於滅氏矣。滅氏因季孫之微。而為定之。猶為有力。今

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于滅氏。

左

陳於公已知
季孫之深愛
也

必奔知下可
門也孫氏閉
門一戰季上
疾受患來以
此季孫早著
孫氏之德以
防知季孫

云云此節是
由奔正席上
皆先叙始事
下皆敘終事

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千戶側之東西面立也季孫
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
組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廢立終云欽且夫子之命
也遂經遂立羯秩奔邾邾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
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
我疾疾也常志相順從身之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常志相逆
之療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也疾之藥美其毒滋多孟
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
我葬欲爲公鉏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戎也爲備冬十月孟氏將
辟臧除於臧氏辟寧藏也於臧氏借人臧孫使正夫助之正
廷正臧云廷正屬司徒爲司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

論

與唐長立如
相狀

爲之兄弟
恰好與上而
父子疎離

氏故從甲孟氏又告季孫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乙亥臧
士視作者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和
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和在魯東南出此門便初臧宣叔娶
于歸國名今山東肥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女子請見
姪穆姜之姨子也姪穆姜之母之子與穆姜爲姨且弟故云
也據父言之謂之姨從母之謂之姨生統長於公官
子效父語亦呼爲姨故從母且弟爲姨且弟
姜氏愛之故立之叔所臧賈臧爲出在錡氏還屬臧武仲自
知使告臧賈且致大蔡大龜陳云其志元龜爲蔡焉曰乾
不桀失守宗祧遠祖廟爲祧敢告不弔不爲天乾之罪不
及不祀言庶子以大蔡納請其可人立後賈曰是家之禍也
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賈使爲遂自
爲也爲自臧孫如防臧孫使來告曰乾非能害也知不足也

扶出以防
後罪案

江云一路故
忽作此
眉山志述

國有人焉
胡我夫
矣此正
息之故
外便與
一敗

言使甲從

卷二十六

三

言使甲從已非敢私請人請也苟守先祀無廢二豎文仲敢

不降邑子以爲要君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

其盟我乎諸大夫以爲臧孫曰無辭故謂無辭以罪已

將盟臧氏季孫名外史掌惡臣謂奔亡者疎云周禮外史掌

立此而問盟首焉之章首對曰盟東門氏也公十八年曰

母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子孫公盟叔

孫氏也公十八年曰母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

季孟於晉率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叔曰盍以其犯門

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于國之犯犯門

斬關千亦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叔乎孟獻子之

伯居也陳也陳也傳言臧氏哀三家益尊也

此臧孫紇出奔邾傳前三段是叙出奔之由。後三段正寫出奔時事。臧氏世卿有功于國而攻之逐之盟之皆出于季孫一人愛惡之私。篇末提出公命公室國紀正以著季氏無君之罪。一段至季孫失色悼子孫祿絕少表見未必勝于公鉏季孫欲立徒以私愛耳。愛惡二字爲通篇眼目。武仲一篇私累絕頂人竟爲小智所誤。使與之齒與衆庶子叔齒也。斯時公鉏衆賓無不失色。是季孫極得意事。而季孫失色者蓋廢長立少于理不順申豐逃死而不從。季孫再訪而不得以爲極難事。而臧氏不動聲色咄嗟而辨此人向有重名又大義侃侃發我陰私一旦得志棄季氏直腐鼠耳。故喜懼交集不覺神銷氣沮也。卽此已伏。

逐滅孫之根杜云恐公鉏不從季孫主之何憂其子不從耶。二段至爲公左宰是寫公鉏傾滅氏之謀子馬畫策於父子天性上感動武子立少內慙于心若有微憾鮮不賈禍一以孝敬自勵遂使季武之心且憐且悔而不覺喜之深也于是致其富又致其貴父子相親而滅孫氏之命乃慙于公鉏之手。三段至亡無日矣是寫公鉏與孟氏同讎滅氏之由豐點好羯欲市立少之功其云從余言必爲孟孫後此布置盡在個中然孟莊惡滅氏於前而公鉏不敢讎者非爲季孫之愛也蓋莊惡其人未嘗不用其才而季孫亦知孟莊之才足以制之故終莊之世疑忌不甚幾間不生滅氏得安然無恙莊死而滅氏之亡無日矣故

曰。狀之美。其毒。益多。是。明。知。季。孫。必。不。見。容。而。痛。哭。於。知。
已。之。厚。我。以。生。也。此。一。段。爲。通。篇。關。鍵。四。段。至。奔。邾。是。
寫。出。奔。季。孫。以。爲。舉。國。之。才。無。出。臧。氏。之。右。而。已。無。以。制。
之。此。時。直。如。芒。刺。在。背。故。孟。孫。直。告。以。將。爲。亂。又。以。其。須。
有。者。驗。之。而。季。孫。遽。怒。蓋。乘。其。疑。忌。而。中。之。也。五。段。至。
奔。齊。是。寫。前。後。事。追。叙。宜。叔。立。武。仲。亦。由。私。愛。方。知。武。仲。
之。爲。季。孫。謀。者。昔。之。爲。已。謀。者。也。臧。爲。悍。兄。自。爲。與。乾。之。
于。公。鉏。竭。之。于。秋。無。不。陷。合。而。衰。世。父。子。兄。弟。之。間。人。倫。
漸。滅。殆。盡。要。君。不。下。斷。語。以。盟。辭。在。後。且。已。著。魯。論。不。必。
再。述。也。末。段。盟。臧。孫。氏。先。叙。盟。首。文。傳。非。無。意。也。蓋。季。
氏。之。專。始。于。行。父。自。襄。仲。殺。嫡。立。庶。而。政。歸。焉。自。成。公。之。

吳越天之所
居

馬云兩人同
戰中夜入回

世僞如欲去行父爲所逐。至季孫宿并逐臧氏而公室益
不可爲已。神注昭公之孫矣。豐黜傲臧孫之故。智成立。荆
之陰謀而豎牛殺丙立舍教尤而起陪臣之橫。三桓之微
亦兆于此。結處作不了之辭。遙起作不順而施。不想一斷。
晉人克欒盈於曲沃。盡殺欒氏之族。欒魴出奔宋。書曰晉
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
齊侯還自晉。不入國。遂襲莒。門於且子。莒邑按今山東莒
傷股而退。齊侯傷到傳襲人而勝之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
莒州。杞殖華還大夫。戰甲夜入且子之陸宿于莒郊。
明日先遇莒子于馬溪氏。近莒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不

先通曉自
盟子無致死戰
華周還對曰
食貨棄命亦
君所惡也
曾而受
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
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
莒人行成勝大國益齊侯歸過杞梁之妻於郊
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
言若有罪若免於罪細有
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
遇下情賤也故云接弓云君
男子從栝在野得受弔婦齊侯弔諸其室
人詳從栝亦不得受弔齊侯弔諸其室
人有室

盟子無致死戰華周還對曰食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曾而受
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
莒人行成勝大國益齊侯歸過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
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若免於罪細有先人之敝廬
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遇下情賤也故云接弓云君男子從栝
在野得受弔婦齊侯弔諸其室人詳從栝亦不得受弔齊侯
弔諸其室人有室據孟子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則周亦戰
死也以強大之齊攻弱小之莒何至身傷特祇無功而還傳
于末特書杞殖之婦以見王孫揮莒恒傳勢等一班如虎如貔
之健見不如知禮守義一女子也

齊侯將爲城紇田田邑城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齊齊侯

們一原字
楊經一
解字之義

三折肱爲良
醫其城氏子

一斷免結
不

之。功。對。曰。多。則。多。矣。林。解。曰。多。下。多。字。多。少。也。抑。君。似。
鼠。夫。鼠。豈。伏。夜。助。不。穴。于。寢。廟。侵。人。故。也。故。鼠。不。敢。穴。以。喻。
晉。國。安。能。固。守。今。君。問。晉。之。亂。而。後。作。焉。兵。也。車。將。事。之。非。
則。君。不。敢。伐。也。故。知。者。侯。將。敗。不。欲。愛。其。仲。尼。曰。知。之。
鼠。何。如。乃。弗。與。田。也。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仲。尼。曰。知。之。
難。也。有。城。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
不。怨。也。夏。齊。曰。念。茲。在。茲。念。此。事。在。此。身。言。行。事。順。事。怨。施。
也。按。仲。以。廢。土。爲。他。人。之。事。不。順。不。怨。也。身。也。順。事。怨。施。
爲。之。而。已。乃。受。福。正。與。夏。齊。相。反。
齊。莊。乘。晉。亂。得。志。而。還。因。士。句。無。暇。禦。敵。也。武。仲。之。論。齊。
君。可。謂。明。矣。不。順。不。怨。因。其。齊。事。之。明。而。想。其。出。奔。之。故。
蓋。重。惜。之。此。一。斷。邊。結。出。奔。篇。

讀左補義卷二十八終